

## 悲喜人生

无论如何，精神上的黥刑，永远无法抹掉

# 我们不可以是局外人

文 / 盛可以

遇到一本一口气读罢胸腔发热的小小说，你根本不想谈它的不足，我觉得恰恰是它的朴素与未经雕饰彰显了它。我要说我喜欢《唉，



《唉，我的沧桑50年》  
八爪夜叉 著  
重庆出版社

我的沧桑50年》，它风趣幽默，辛辣刻薄，简直将人物置于砧板上无情砍削，还有那种在突来的命运转折中，对自我的无情嘲弄，句句像软鞭子一样抽在读者的心上；它笔墨简省，仍不失波澜壮阔；它并没有拉开大架势，巨细靡遗地向你描述每一个时代，但时代特征全部隐藏在人物命运当中，每个人都是时代的罪犯，心里像黥刑一样留下不灭的烙印，精神世界受到巨大深刻的影响，死去的死得不明不白，活着的一辈子阴影笼罩。

我们说到过去，表达方式都比较委婉，比如说什么什么“改变了”某人的命运，但《沧桑》告诉我们，这种说法太客气了，那不是改变，而是毁灭。一个人的毁灭，始于某人的一句口号，或者个人良知的未曾泯灭，在混乱的时代大潮中，人就像一叶小舟，任凭风吹浪打，等风平浪静之时，个人早被洗劫一空，失去了社会竞争与生存能力。就如赵超美，什么都赶上了，挣扎

徒劳，最后只能为了生活把自己卖了，且以卖出去为幸，只有少数人从这个黑色漩涡中突围。

三年风调雨顺中的“自然”灾害，让大自然背着黑锅继续沉默。“文革”的非理性所呈现的病态既匪夷所思，又有理可循。1983年“严打”时我已是一名围观的小群众。无论是对我未经历过的过去，还是已然现在的现在，我内心都充满了沉重的无力感。我从不觉得历史很遥远，就像读《沧桑》时，我感到我正在经历着，饥饿、愤怒、沉痛、绝望。作者用他鲜活幽默充满反讽意味的语言，表面消解了人物遭遇的痛苦，使得赵超美这个平凡小人物沉甸甸的前半生充满喜剧的效果，用喜剧的方式表现悲剧，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，其表现力量是倍增的。

以前也听朋友说起知青生活，是如何饿得两眼放绿光，如何把埋掉的死猪挖出来架着大锅煮。我知道饥饿的少年少不了偷鸡摸狗，但当我读到这一段，当赵超美和赵跃

进想依靠马帮带路，去劳改场看望小黛衣，马帮见他俩衣衫褴褛以为是盲流要偷东西而对他俩格外警惕时，赵超美解释他们是知青，“没想到知青名声更差，差点挨揍”，我才明白只有这句话才真正道尽了知青生存环境的恶劣。比起那些将知青生活写得浪漫美好的虚假作品，我觉得这部作品更接近真相。我们不能要求一部小说的现实真实性，而真相却是一个作家必须道出来的。

一个下午窝在沙发上读罢《沧桑》，竟然有看完周星驰星爷《喜剧之王》的感觉，浅笑，爆笑，叹息，泪光闪闪，一个人在沙发上荡气回肠。作者显然是个人情练达，洞察一切之人，他不叽咕歪歪，不煽情，他告诉我们中国有无数个赵超美，他们有的已经走了，有的也许仍在迷茫，有的可能找到了活着的方式。无论如何，精神上的黥刑，永远无法抹掉，作为读者，无论我们活在哪个年代，我们都不是局外人。



## 新书秀场



熊培云 著  
《自由在高处》  
新星出版社

《自由在高处》一书是《重新发现社会》的续篇或重要补充，着力厘清社会与国家的关系，旨在从个体角度探讨身处转型期的人们如何超越逆境，盘活自由，拓展空间，积极生活。这本书的主要线索，就是生活自由与思想自由，以及个体如何超拔于一个不尽如人意的时代之上，收复我们与生俱来的身心自由，盘活我们已经拥有的自由。



顾城 著  
《树枝的疏忽》  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顾城自传式散文插图本《树枝的疏忽》撷取了顾城美文精粹之选，从行文中可以看到诗人顾城幼时、少年、成年所经历的那些往事，通过生活的片断，让我们再次重温天才诗人留给凡间永恒的声音。本书由顾城姐姐顾乡审校，著名装帧设计师朱赢椿操刀制作包装，是阅读和收藏佳品。



陈升 著  
《风中的费洛蒙》  
华文出版社

台湾资深音乐人陈升凭敏锐的爱情嗅觉，写下了这部男女情欲短篇小说集。里面有师生之间的爱情，也有短至一夜、长至一生的爱恋，有淡淡的情感，也有浓烈的激情。陈升用坚固语句透露出内心无穷感知，对于很多爱，很多事，他总是从某个侧面用极短促的语句，说得淋漓。好像，他在这个世上活了好几世，看清了好多人好多事。



老猫 著  
《我的故乡在1980》  
文化艺术出版社

从小人书、文化衫到K歌、饭局，再到坐火车、谈恋爱、看电影，老猫用亲身生活经历，编织起上世纪80年代一代人的山河城池，温情不掩激情，理想捎带物质，带我们体味昨日之种种趣味和风华，怀念远去的精神故乡。老猫笔下虽是吃喝玩乐旧事，但读出来的却是久远的俗世温暖。

## 历史空间

若没有几千年来不同民族个体的互动和融汇，所谓中国文化、中华文明不知要单调多少

# 中国故事的另一种讲法

文 / 子张

中国历史著作的两大系统，无论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，其汉族本位的历史观却是共同的。自



《另一半中国史》  
高洪雷 著  
文化艺术出版社

然，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，这样的观念自有其产生的合理性，可是到了现代社会民族平等的时代，依然抱持以某一个民族为主体的观念作为建立现代国家的基础，显然已是十分落后。不过，即使国家宪法明确规定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。平等、团结、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，并将继续加强……”受长期的封建文化观念特别是历史观念的影响，普通民众对“平等、团结、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”能否真正认识到位，恐怕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。从这个角度言之，历史学家有责任借助现代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，跳出汉族本位的传统视角，重新打量古代中国的国家政权，民族互动与文化生成，可能会对中华民族、中华文明诸概念形成新的、更丰富的认识，也自然可以对普通民众业已形成的固定观念

发挥潜移默化的启蒙作用。《另一半中国史》或许并无意构筑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史学框架，但从中国境内民族个体、特别是众多“少数民族”个体的角度讲述中国历史，并试图完整体现的意图却十分显著，这样的自觉对已经习惯了《中国通史》编写体例的读者来说，确有耳目一新之感。

实际上，正如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“中国梦”一样，几千年来生存、繁衍于古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不同民族，尽管有着各自的利益纷争，却又都有着各自的“中国梦”。在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前，并没有一个由单一民族构成的统一的中国，而只有秦、汉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这样相对强大的封建王朝，其中元、清两朝事实上就是非汉族正统的，那些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建立长期、稳定、庞大政权的匈奴、柔然、吐蕃、乌孙等民族，谁又能说他们就没有统一中国的资格？或者没有

繁荣中华文明的权力？从另一个方面说，若没有几千年来不同民族个体的互动和融汇，无论这种互动与融汇是以战争或和平的方式，则所谓中国文化、中华文明不知要单调、偏枯多少了。

除此之外，如何有效地叙述这样一种新历史观关照下的中国故事，似乎也是作者高洪雷先生用心探索、尝试的，以民族个体的语言叙述，时而跳跃出一两句人生感悟，不少地方甚至非常细致地为某些字词注了音，作者的“历史癖”借助这些叙述策略一一落到了实处。我曾自视与历史相知，及至读完这部别致、有趣的“中国故事”，才恍然意识到自己的愚陋。

笔耕至此，已是子夜，灿灿的月光挤进窗帘倾斜在《另一半中国史》封面那月牙般的金色图案上，恍若一个遥远而美丽的梦。

## 现代写作

他力避务虚和廉价的情感升华，为散文艺术提供一种坚实的物质外壳

# 一场随笔艺术的盛宴

文 / 刘波

从真实与性灵出发来建构自己的散文世界，是专注于日常与当



“于坚随笔”系列  
于坚 著  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
下的诗人介入文学现实的另一种真相。于坚是发掘与恪守这个真相最为长久的诗人，他的诗歌现在可以说渐成大气象，而他的散文和随笔在我看来也将独树一帜：他在散文领域开创了一种拙朴但又又不失开阔的笔法，这一点似乎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。于坚说自己在散文创作上是后退的，要回到基本的说话状态，所以他力避务虚和廉价的情感升华，为散文艺术提供一种坚实的物质外壳。

寻找散文写作的出路，是于坚近些年来一直在思考的事情，比如《某某记》，就是他散文探索的尝试。从早期的《火车记》、《治病记》、《装修记》，到后来的《大地记》、《虎跳峡记》等，再到近几年的《游泳池记》、《看画记》等，我们在其中能洞察到于坚对于散文的那种穷尽一切“重”的书写格局，这里面有世情再现，有精神探索，有良知观察，有社会批判。比如他写民工，不是以居高临下的俯视姿态，也不是以凌

空蹈虚的仰望视角，而是以良心书写那些平凡的灵魂，虽有一种悲悯之感，却没有庸俗的可怜之意。或许在于坚那里，他有一种写尽“人间笔记”的野心，但他意识到这样的书写没有捷径可走，只有用灵魂与生命，才能调动自己的所有感官，来参与对世界某个角落里艺术真谛的发现。

看似于坚的诗歌创作与随笔书写是两副面孔，其实它们都能统一于诗人那颗敏感的心，写作在他看来是兴奋的，也是艰难的，他说：“每一次写作都是致命的，都是最后一次，也是第一次。”这样的理念让每一次写作都直指人心，同时也富有新鲜感。为了达到这样的境界，于坚秉持了从基本的日常生活中获取素材的原则，以赤子情怀面对大地与人世，这是他恪守的一种真诚信念，也是现代社会中其古典心态向外界的一次敞开。这次于坚的四卷本随笔系列——《于坚思想随笔》、《于

坚大地随笔》、《于坚诗学随笔》、《于坚人间随笔》的重磅推出，不仅是散文随笔出版史上的大手笔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能让我们全面领略诗人分行文字之外的语言艺术，不错，这应该是一场散文随笔的盛宴。



全民阅读 系列刊

本版更多内容  
请上大众网读书频道  
book.dzwww.com